

人之于他，不过是一段又一段可供赏香的故事；他之于人，却直如主宰命运的翻云覆雨手。他，是天下最好的易容大师，如果你想遗忘前生或者替换未来，记得来找他。

【妖颜卷】

MEISHENG · YAoyan

楚惜刀◎著

魅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生·妖颜卷 / 楚惜刀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228-343-5

I. 魅… II. 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663 号

魅生·妖颜卷

策 划: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

作 者: 楚惜刀

责任编辑: 吕晖 李林

特约编辑: 暖暖

插 图: eno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x1092 1/16

字 数: 180 千 印张: 16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343-5

定 价: 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们很亲切地叫她“刀刀”。

我们认识是因为《魅生》这篇小说，也是因为《九州幻想》这本杂志。那是2006年的春天，那时候一部新的小说在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一本杂志上连载，我看得津津有味，那部小说便是《魅生》。

我自己也写作，《魅生》和我的叙事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那些女性的细腻、博闻强记的知识和偶尔灵光一现的玩闹都让人读来如沐春风。这是一本绝不沉重也不黑色的作品，有诗词的风流和中国古典的曼妙，有的时候她会轻轻地感慨，也像是古时候的仕女们仰叹秋风似的，去了便不留痕迹。

已出版的幻想小说中不乏立意恢宏的大书，有着巨笔如椽写春秋的豪气。楚惜刀的作品却并非如此，她是一个刺绣的女人，可是又是一个心思玲珑的画匠，只在丝绢的一角精雕细琢，而留下大片的空白，落拓开阔。

所以《魅生》的故事永远那么悠远，由古城里的一支红烛、深山里的一处茅庐、驿道上的一匹骏马、面纱下的一抹红唇这些写意的鳞爪，构建了一个古老的时空。

我听说刀刀在上海，便约她吃饭。

我们在一处川菜馆子，吃得随性轻松。我们很聊得来，刀刀说江南像是一个会说相声的小公仔，我说刀刀像是个埋在书堆里的悠闲女人。然而刀刀其实并不轻松，做广告创意的副总监在上海总是很忙碌，但是在忙碌之外刀刀还是看书。《魅生》中所有器皿用具刀刀在写作的时候都曾参考过文献，临摹入微，现今的作者中有这样的书卷气和功力的，是极其罕见的。我们说起《九州幻想》，刀刀说书中的人物姽婁便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栏目开办古代香料知识的讲座，又把

序 MEISHENG · YAoyan
◎江南

弹一段古典的琴弦
为楚惜刀新作《魅生》

《魅生II》授权我们连载，把《魅生》系列授权我们出版。

可惜我所期待的妮娅的香料讲座大概永远遥遥无期了，因为《魅生II》在《九州幻想》开始连载之后，又是好评如潮，刀刀忙忙碌碌地写着一篇一篇又一篇，那么重的连载任务她居然顶了下来，令我很佩服。我没问过她怎么写作，只是想她该是那种捧着一杯茶可以满怀笑意地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用文字描绘幻想的人吧。

也许缺了男子的澎湃激昂拔山壮志，不过像是女孩子吟的一首首短诗，我想很多女孩都会因她的文字充满梦想。


希望刀刀写得更多更好，希望早日能见到我期待的那个妮娅的香料知识讲座。

又，临近出版，获知楚惜刀的香料专题已经成文并在《九州幻想》连载，曾经的期待成真，不禁令人喜悦。而竟然《魅生》的前传也即将进入出版，刀刀的文字，已如江流。

MEISHENG · YAQYAN

序

◎江南

弹一段古典的琴弦
为楚惜刀新作《》

别	离	1
声	色	16
彼	岸	31
浮	生	47
花	夕	65
鸳	梦	86
云	烟	107
空	焰	129
前传	萤	154
	火	154
长	生	189
番	外	213
附	美容药物篇	249





MEISHENG
YAORYAN

别离

一条青石小路细致蜿蜒地伸进幽深的小巷中去。尽头处枣红色的大门外，立着一个面容惨淡的灰衣男子，怔怔望了那对鎏金铜铺首出神。良久，终于探出手去捏住，重重敲打门板。

门悄无声息打开，扑面花红柳绿，走出一个鲜活得仿佛彩绘瓷人儿的少年，斜了眼漫不经心地瞥着那不速之客。

“敢问这是紫颜先生的居所么？”

那眉目皆可入画的少年懒洋洋地点头，放他进门。灰衣男子黯然的脸挤出一缕笑容，又很快消失，他慎重地从怀里掏出一包沉甸甸的银两和一张帖子，放入少年手中。

“在下徐子介，小哥如何称呼？”

那少年手上了有了重量，眼中便扬起神采，用糯软甜美的声音答道：“我叫长生。”

徐子介听到这个名字，灰暗的眸子闪过一道热烈的光芒，随了长生穿过垂花门。初春的寒气沾身，他并未察觉，留心打量沿途持帚打扫的垂髫童子。那些小孩子青衣白鞋，在花丛间嘻呵笑闹，为偌大的庭院增添无尽生气。徐子介低首偷看四周，一切景物精致到虚假，倒像是朝剪纸儿上吹

了口气，尽数活了开来。

长生先让他在玉垒堂的正厅守着，掀起珠帘进里屋去了，落下一串叮当声兀自作响。案上的错金香炉细细喷出烟来，一种说不出的香气引人昏沉欲睡。徐子介迷迷糊糊的，怔忡中仿佛魂灵出窍，往迷梦里走了一遭又还魂回来，听到长生连声叫唤才睁开了双目，跟长生走进里屋。

这一张眼，他就看到此生见过最美的容颜。

厅西的花围三屏榻上慵懒地斜倚了一个男子，披了曲水紫锦织的宽大袍子，眉眼竟似糅合了仙气与妖气，清丽出尘中携带入骨的媚惑。凤眸星目轻轻一扫，徐子介的心就似被剜了去，只知随他眼波流转而起伏跳动。他修长的晶指持了一只翠青龙凤酒杯，酒色莹如碎玉，明晃晃刺痛徐子介的眼，不得不把视线下移，发觉他那双裹了素袜的脚露在袍外。

它静静缩于一隅，仿若纤细无骨，勾起人心底里的爱怜。徐子介忘乎所以地凝视，直到长生一记清咳，方尴尬地醒神过来，生生咽了口干沫，不由自主烧红了脸。长生的清俊与这人相较，暗淡得犹如一粒微尘。

“先生已至，你有什么心愿只管道来。”长生的不满写在面上，眼中扫过一抹鄙夷。

徐子介想起此行目的，忍不住哆嗦了一下。他察觉到紫颜轻轻地挑眉，生怕惹出不快，马上开门见山道：“我想请先生为我改变相貌，所有细节都已写在帖中。”

紫颜晃动酒杯，杯中荡起潋滟的波纹，更衬得他双目仿佛池中被打乱的月影，泛出迷离的光芒。徐子介看得痴了，忽见他水气氤氲的眸子如电射来，悠悠说道：“所有人来此处求我易容，多是锦上添花，唯独你要自残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何必如此自苦？”

徐子介从背囊中取出一幅画，缓缓摊在案上给紫颜和长生看。画上有个明朗清和的青年，笑意盈盈风流倜傥，徐子介划过他捧书的手，叹气道：“因为他的右手没有小指。”



长生的眉一皱，想说什么，被紫颜的一瞥给逼了回去。紫颜漠然地望着徐子介，似在等他的解释。徐子介的心狂跳不已，慌乱中他首次抬头直视紫颜，似恳求似胁迫，说道：“请先生施展妙手，助我一臂。”

紫颜竖起一根白皙如玉的手指，微微摇了摇，长生躬身告退。紫颜也不说话，只静静地等待，徐子介紧张得一身大汗，颤抖地卷起画塞进背囊中，艰涩地问道：“先生是否不肯答应？”

不多时长生返回，一边在紫颜耳际低语，一边没好气地朝徐子介翻白眼。徐子介着了慌，扑通跪在地上朝紫颜拜倒，颊上挂了两行清泪，呜咽道：“先生，请念在我一片相思苦心，成全我罢。”

“封姑娘因相思成疾而病倒，你能为她牺牲，很是难得。”紫颜不动声色，仔细端详他的样貌，“你面色忧戚，神夺气移，声促不达，眉垂如柳，从面相看不是有福之人……把手给我。”

徐子介听得他口气松动，连忙把一对手掌端正摊开。紫颜单单用冰凉的手捏起他右手小指，拇指偏偏顺了他的指节一丝丝滑下去。徐子介如被点穴，从指尖传来酥麻震颤的感觉，一颗心仿佛被紫颜捏在手上把玩，身子越发抖动起来。

紫颜察觉到他的慌乱，松开手一笑，笑意随了眼波妩媚流转，徐子介正恨不能多生一双眼痴痴贪看，耳畔忽然传来长生好听的语声：“徐公子是否不惯久跪，不若起身说话吧。”

徐子介站起身，背脊上一片冷汗，忽然手上一痛，整根小指已被连根切断，不由重新跪倒，惨叫声响彻厅堂。紫颜一派漠然，复拿起酒杯浅啜了一口，舒畅的叹息声混合在徐子介凄厉不绝的叫声中，格外妖媚惊心。

一截断落的小指，鲜血淋漓地被抛至白釉刻花云纹碗中，触目森然。

“长生，替他包扎，一会儿为他易容。”说完，徐子介模糊的眼帘中已找不到紫颜的身影。他未想到这人竟连说也不说就动手，昏沉中提不起怨艾，锥心的痛横亘在心口，险险要晕过去。

长生挂了奚落的笑，哼着小曲给徐子介上药包扎。绿油油的清凉药膏抹在伤口上后，徐子介的剧痛略略减轻了，他终于清醒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捧了右手呜呜啜泣。

他没有回头路可走。从此，他要成为另一个人。

一个他爱慕的女子所倾心的人。

那人死在半年前，无论他如何嫉妒那人，死者已矣，他无法计较。他割舍不下的只有她痴狂欲绝的眼神，每当他在她跟前而她的心永不在时，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长那样一张脸。

颠倒众生。沈越用他俊俏的脸迷倒了多少女子，徐子介都不在意，可他偏偏要娶封绢，这是绝不能发生的事。

好在他死了，没有人知道死因，他离奇地死在为新婚预备的喜床上。徐子介庆幸机会来临，却发现她半疯半癫。她不信心上人会死，一意执著地等下去，想等到地老天荒。

长生见他满头大汗的狼狈样，递上一方锦帕。

“放心，有先生在，任何难题迎刃而解。”长生的笑容里充满蛊惑，像是烈酒烧过徐子介的心头，疼痛过后甘之如饴。

五日后。

徐子介脱胎换骨，举手投足浑然便如画中的沈越，丰神俊秀。紫颜常于一隅默然静看，时不时开口指点两句，沈越便如他自幼熟识的玩伴，性格癖好如数家珍道来。徐子介自问和沈越相知多年，亦不如他明白得那样透彻。

“先生真是神人！”

徐子介向紫颜深深一鞠躬。他手上的伤已愈合，整个人的精气神换过一遭，眉宇间不免有点轻狂。

“傅传红的画作，向来无不肖如真人，沈越生前如何一看便知。只是，相好不如心好。”紫颜轻轻慢慢说来，浑似这话不是出自他口中，仍是云淡



风清毫不关己的模样。

徐子介面上一冷，眼珠转转吞下想说的话。他细微的表情一丝不落被长生收入眼中，没好气地插进一言：“听说封家小姐病情日重，沈公子难道不想回去探望？”

徐子介欢喜地答应，忙不迭回厢房收拾去了。

忙了一场，长生终于冷眼目送徐子介华裳罗服，潇洒地摇扇离去。关上大门，他顿觉神清气爽，像甩脱了一个大包袱，走路也想笑出声来。

这是长生到紫府后接的第一桩生意，滋味并不好。

他不喜欢那个人看紫颜的神情，他不喜欢那个人装得很痴情。他不知道以前紫颜是如何对待来访的客人的，若个个都似徐子介，他的眼睛会很痛。

那样一个人竟会痴情若此？长生不信。

“不知道封小姐看到爱人死而复生，会说什么？”长生的眉端隆起细纹，在紫颜面前托腮沉思。紫颜像孩子般绽露开心的笑容，竟伸手来摸他眉头，完全没听到他说什么。

“徐子介和沈越是多年好友，有少爷为他做好的这张脸，他说不定能瞒过害相思病的封小姐。不过就算发现真相，有沈越的容貌在，他又那样痴情，怕封小姐还是会被打动罢。”

他絮絮叨叨说完，发觉紫颜睁大了双眼玩味地盯着他，一根手指来回在他眉上摸来摸去。

“我不是玩偶，少爷——”

紫颜笑咪咪地道：“想不想让你的眉骨再高一点，更加威风英猛？”

这世上长生最不可能去做的事，就是改变他自己的容貌。谢绝了少爷的好意，他发现那位无聊至极的人又在抚摸他的头发，又可怜兮兮地向他哀求：“长生，我有根乌木发簪很适合你，再梳个发髻可好？”

为什么这个名满天下的易容大师，人前人后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长生想想就要哭，看来要多给他找几份差使，让他不是那么闲就好了。

把长生推到镜前，紫颜心满意足地为他梳理长发，姿势曼妙优雅，每个动作恍若舞蹈，即使长生心有怨言，还是看得如痴如醉。

“少爷，你若是个女子，一定倾国倾城。”

“长生，帮我去麝香铺买些香，心口闷得紧，我想喘口气。”紫颜的梳子慢下来，恍惚出神，烟生云起间那个漠然的人又回来了。

长生皱眉问道：“少爷想买什么香？”

紫颜的唇角浮上一丝笑容，垂下眼帘似乎在忍住偷笑，“你把今趟的故事说给老板听，她就会送你一包香。一个故事，值一百文呢。”

今趟没什么故事好讲，长生的胸口不免塞进一把柴灰，淤淤塞塞煞是闷气。他瞪了紫颜一眼，取了钱出门。

“我想在外面喝点酒再回来。”

“去吧，去吧。”紫颜洞悉地微笑，转身折进内堂里去了。

紫颜这样不在意，长生反倒没了喝酒的心思，心里赌着气走到麝香铺外。

街口的麝香铺是个奇怪的地方。店内是香到云巅，可在铺子外头连半分香气都闻不到。这样妖里妖气的店铺，卖的香或许正适合紫颜吧。

长生这样想着，一脚踏进店里。

整个人从头到脚狠狠一激灵，心头一凉，像喝了碗绿豆汤，说不出的适意舒爽。一个明眸璀璨的少女坐在高高的凳子上，荡着脚儿，吐着瓜子。

“我是紫府的，来买香。”

“哦？”她饶有兴致地跳下凳子，拖了长生往里走。

香烟飞舞。

长生忘了都说过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他糊里糊涂地走出麝香铺。嗅了几十种妖媚的香气后，他的魂灵仿佛往天庭地府都走过一回，被无数的香洗浸过，熏泡过。最后拿回一包香，那个少女老板说，它叫“别离”。

竟夜了。



他走了那么久，恍如梦了一场。回到熟悉的庭院，远望去灯烛灿烂，推门，一盏琉璃曼陀罗花灯流光溢彩，映红了紫颜白玉般的容颜。

浮光耀影中他捏着酒杯摇晃过来，人影儿像一簇灯花妖冶游荡，长生望了他这般颠倒众生的模样醺然欲醉，什么言辞都抛却脑后，只管呆呆拥上去，捧香奉上，笨拙地说那两个字。

别离。

紫颜了悟一笑，拆开香袋低首嗅了嗅，鼻尖轻皱，像只觅食的小兽，继而舒眉展颜。他携香拉着长生飘然向里走，曲曲绕绕蜿蜒进厢房后的园子。

长生不晓得紫府有这样一个所在。小径仿佛无限漫长，紫颜冰凉的手牵着他，路走不到头，而他的心亦浮浮沉沉，陷入迷茫混沌。

花草尽处浮现一扇小窄门，非石非玉，紫颜把手往门环上一放，门应手而开。内里光芒大盛，竟是珠宫贝阙别有洞天。无数明珠嵌于墙上，光华耀眼，就像银河里倒翻了漫天星斗。

长生吸了口凉气，目之所及赫然现出百多件绚如云霞的霓裳锦衣，琳琅铺陈于四壁，金碧荧煌。说不出名目的锦绣纱罗似一个个有生命的精灵，热闹地吸引人去凝望去抚摸。飘如云起风生，艳如桃李芳菲，炫如金玉燃焰，素如梨花淡妆。

美得令人窒息。

他目迷五色，心里陡然生出畏惧，不敢再看，慌忙屏息闭眼试图镇定心神。紫颜回首看见，呵呵一笑，凑过脸玩味地端详他的窘态，伸手飞快刮了下他的鼻子。

长生羞红了脸，张开眼，一颗心好容易沉静了，见紫颜踱进屋内，探视他收藏的珍宝。长生不敢入内，独个儿偎在门边，手有意无意地触碰到门环上，一道寒烈之气飏飏溜进他手里，吓得他连忙缩手。

紫颜从云裳丛中回过头来，却正应了“奇服旷世，骨像应图”之语，长生望之敬若天神。他突然自惭形秽，眼前的靡丽美景恍如天上，不似人间。

他积了怎样的福德，方能伴如此主人？

紫颜打开香袋，手一抖，那浮香粉末随即飞扬飘散，堕入凡尘。满室生香，是一种好闻到沉醉的味道，黯然消魂摄魄，想将那骨头酥了心儿麻了，绝然投身融于这香气中，由此便心甘情愿地醉了忘了，眠于这别离滋味，难以抽离。

长生昏然欲睡，神志中唯有一丝清明提醒他需振奋醒来，从这温存迷恋中挣扎醒来。然而，这香抚慰他渴睡的心犹如情人温柔的手，不知愁不知苦不知恨，唯有遗忘前尘。

紫颜冷冷地看长生的身子倒下去。

别离。婉媚的香就像傅传红的画作，都是当世神品。

绝不会有错。

紫颜把长生的脸扳至眼前。瑰姿艳逸，这是被选中的继承人。这少年早忘了前事，他不知道他现时的面皮是紫颜的杰作，他不知道他曾有多么离奇的过去。他以为他是紫颜无意捡回来的一个孤儿，愿意和主人终日厮守，鞍前马后。

时机还未到啊。紫颜低下头，伸手沾了药膏点在这少年颊上，长生的脸渐渐晕起一层红霜，俏若胭脂。以人的一颗心来量度，如今尚不能告诉他太多，唯有继续等待。

他这张脸仍太脆弱，不堪相抚，紫颜的手指顺了长生的颧骨摩挲，此处需垫高一分。还有这轩眉，尾端略显散乱，要把杂眉都修净了才好。

长明灯下光明若昼，彩衣掩映中紫颜翻针如飞，为长生描画容貌。有朝一日，他会换却旧皮囊，拥有比他紫颜更完美的绝色。

相由心生。心念宛转处，相起相灭。紫颜却知这皮相亦可改变心念，由他的一只手，便可叫这天生的容貌倾覆，可将这宿命的前缘篡改。

他不是神，却做着神做的事。

我命由我不由天。紫颜的心头默默滑过这一句。师父，你说为人改命，



扰乱伦常，便会折寿。我不信这个邪。

纵然折寿，心愿已了，此生已足。

他用指尾沾了一块馥郁香浓的膏体，抹在长生鼻上。别离，这香气太决绝，连他也有点把持不住，忍不住想抛下些前尘旧梦。

怪只怪这世间扰人俗事太多。或许，几时该到婉嫔的铺子走一趟，彻底放下，哪怕只一瞬间。

一袭风兜兜转转地卷来，紫颜望了望门外，天尽黑了，该叫人准备晚膳。长生一觉醒来，一定会饿得满屋子觅食。想到长生皱眉乱转的模样，紫颜忍不住轻笑。挽着长生软软的身体，曳然走出门去，把他带回到熟悉的领地。

他脆弱的心神不能有任何错乱，留他在身边侍从，是难为他了。

长生幽幽张眼时，一桌子热气腾腾的菜肴已备好。紫颜欢喜地递上筷子，兴高采烈地夹了一块萝卜给他。虽是雕琢精致的镂花萝卜，长生仍是哀怨苦叹：“又是全素？”

莲蓬豆腐、香菇板栗、兰花莴笋、桂香糖藕……每道菜别具匠心，可惜不见荤腥。

“我一吃荤就火气上攻，那些肥腻之物多吃无益，特别无助养颜，你就陪我嘛。”紫颜用撒娇的口吻哀求。

“少爷，一个男子汉要生得肤如凝脂做什么？我要买红烧肉，还想啃猪蹄。”

“那么恶心的东西怎么能吃？”紫颜认真地道，“小心轮回报应，被你吃掉的鸡鸭鱼肉全来找你报仇。至于你我，这张脸就是活字招牌，你给我好好爱惜了，不许自毁长城。”

长生苦笑，少爷老是逼他吃素，在这里活像做和尚。好在这些素菜的味道着实不错，不杀生全当积福吧。长生知道，既然来此十日少爷始终不肯松口，那么未来的日子里，他也会完全告别肉食。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长生心中念着佛号，飞快地把眼前的饭菜吃

完。紫颜满意地着人收去碗筷，听话的孩子会达成家长的期望。

好消息在十三日后传来。

紫府专门收集情报的萤火把浅红色的信笺交给长生。也是从同一个人手里，长生接过一张湖蓝色的信笺，上面写明了徐子介、封娟、沈越三人的情缘纠葛。

萤火很少说话，他的年纪跟长生差不多大，木然的脸上从无一丝笑意。他本来应该很好看，长生想，只是讨厌的人怎么也不会很好看的。

无所不知的人总是令人讨厌，除了少爷。每当长生问萤火一个问题，他便会抽出一张素笺，用娟秀的字体写给长生。

他为什么不愿和长生说话呢？长生想，定是要卖弄他的才能。这让长生感觉可耻。长生知道自己没有一点才能，能留在少爷身边，大概是因为他有一点能言会道。想到这点，长生不是不泄气的。

不过，今天这张信笺上写的是个好消息，萤火的面目就不那么可憎了。

“少爷，徐子介昨日娶了封小姐。”长生向紫颜道贺。

“哦？连喜帖都吝啬的家伙呀。”紫颜温婉浅笑，仿佛一个持扇遮面的妩媚少女。

“那人虽不顺眼，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少爷做了回好事。”

“是吗？”紫颜吃吃地笑，深深地凝视长生，“他想要的真是那个女人吗？呵呵。”

长生一怔，难道不是吗？徐子介为了封娟宁可断一指，宁可毁去父母所生的容貌。

少爷为什么好似看透一切？他知道一些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吗？长生忽然想到萤火。

“萤火会算卦吗？”他突兀地问了一句。

紫颜咯咯地笑，一双眼弯成了柳叶儿，长生怔怔的，觉得这样子真是



好看，恨不得学就傅传红的本事，把他的媚态画下来。紫颜看他出神，推了他一把，道：“你是奇怪为什么萤火会知道那么多事？”

长生点头，少爷总能不费吹灰之力便清楚他的心思。

紫颜徐徐道来：“那是因为萤火已经很老了。人老了，就会成精。”

长生愕然，很老？萤火分明和他一般年纪。难道说……长生的心一紧。

“是啊。”紫颜知道他心中所想，悠悠地道，“有我在此，这院子里只会生、病、死，却绝不会有人变老。”

忽地，长生打了个寒噤。他叫长生，永远也不会老的长生。一个人如果看不见年华老去，会不会很欣喜？

十日后，徐子介差人送来二十匹湖罗。送礼的封府管家提起姑爷赞不绝口，长生收到徐子介特意为他准备的一袋碎银后，心想，这人面相虽差，为人倒不失大气。

又十五日，徐子介差人送来龙安骑火与浙西天目两大名茶。封府管家说，姑爷天生是经商的料子，没什么生意是他做不来的。

又十七日，紫府多了几担西域来的胡龙果，肉厚汁甜，清香久久不散。长生吃着果子，不由念叨起徐子介的好处，封府管家说，阖府上下都觉姑爷比先前的沈越要强多了。

长生便问：“哦，这位难道不是沈越？”

那管家笑着摇头：“模样虽一样，可秉性差太远，我家姑爷一心为了封家产业着想，哪像沈公子大手大脚。这是老天爷好心成全哪！从天上掉下和沈公子同个模样儿的人，救了小姐的命，又能继承封家产业。唉，定是老爷前世修的福。”

长生失笑地想，难道紫颜竟成了老天爷么？

他把管家的话说给紫颜听，少爷漠然地道：“徐子介神色有疑，一望便知内心奸险。”

“真能靠面相就推断一切吗？”长生将信将疑地啃着果子，没多久，就

把紫颜的话忘了。

又五日，紧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紫府夜晚的宁静。

“是你？”月夜下长生打开门，眯了眼才认出是徐子介。这回手上更沉，多了一包金子并珠玉细软之物。触目惊心的是他一身血污，前胸是大片深沉的污迹，刺鼻的血腥味恣意弥散在空气中。

长生讶然放他进屋，挑了一盏黄灯笼径自走在前面。徐子介一脚高一脚低，跌跌撞撞跟随在后，口齿不清地问：“先生歇了没有？这回他一定要救我。”

长生心里却想着紫颜冠绝天下的相术。

他想要的真是那个女人吗？紫颜说。徐子介神色有疑，一望便知内心奸险。

长生不由现出鄙薄的神色，放他进厅。紫颜早早坐了，身旁烧了一支奇异的香，有似曾相识的迷离气味。

“先生，只有你能救我一命。”徐子介惶恐拜倒，欲言又止。长生见了，心中可惜那副虚有其表的沈越容貌，衬这个人实是珠玉蒙尘。

“你知道我只收钱，其他事都与我这世外人无关。”紫颜语气疏淡，神色亦是澹然。

徐子介舒出一口气，是了，像紫颜这样的易容师，难免会遇上江湖各色人等，当然有自保之道，更不受世俗律法束缚。

“这张脸我不想要了，请先生再给我换一张。”

紫颜呵呵微笑，“也不想要原来的相貌？”

徐子介坚决地摇头。

紫颜单手托着腮，一双眼如秋水横波望向他，“那什么样子好呢？”

徐子介的心突突地跳，额头蒙上一层汗，紫颜却取了一方香罗帕，俯过身替他抹了。长生登时涨红了脸，撇过头忍怒不言。徐子介亦是受宠若